

堯

山

堂

外

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唐

顏真卿

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代宗朝封魯郡公善正草書世寶傳之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向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

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妻持詩
詣州請公牒求別醮顏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
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
鄉閭敗傷風俗若無棄貶僥倖者多遂筆之後
無棄其夫者

李泌字長源七歲能文張九齡呼爲小友居
衡岳僧明瓊操灰中羊以啗之曰領取
十年宰相德宗召拜平章事封鄆侯張子
路嘗誣泌受年震金獅子百故德宗料是
沙糖獅子果然遂殺子路貞元四年八月
月蝕東壁泌曰東壁謂書府大臣當有憂

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
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開元間明皇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
貞淑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
貞半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淑
跪奏有臣男子李泌方七歲帝卽馳召之泌至
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
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
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說以其幼仍教之

曰但可以應虛作不得更實道棋字泌乃言曰
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才靜若得意說因

賀帝得奇重帝大悅

李長源九歲時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
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
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
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

獨戒之後為文不復自揚

李長源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宴復憔悴楊國忠訴於明皇謂為譏已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肅宗嘗夜召頴王等三弟同於第爐剉毬上坐時李泌絕粒上自燒二梨賜之頴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飽肉食先生絕粒何乃爭耶賜以他栗頴王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

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
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

栗惟食兩顆梨既而三王請上成之上曰天生

此間氣助我化無為泌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

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

每導引骨節皆珊瑚有

聲時人謂之鑠子骨

顧况

字逋翁與郁潭李泌爲方外友况攻小
筆當求知新亭監人詰之曰余要貌海

中山耳任職半年解後落筆有奇趣

天寶末宮娥哀悴不願備宮掖有落葉題詩隨御

水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紅葉
將寄接流人顧况間遊得而和之置溝上流云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
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旣達宸聰由是遣出
禁中者有五使之號焉宣宗朝又有題紅葉隨
流者爲盧渥得之又傳
宗時于佑於御溝中拾一紅葉上有詩曰流水
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佑亦題一葉置溝上流宮中韓夫人拾之後佑
托韓冰門館值帝放宮女三千人冰以韓氏嫁
佑成礼之夕各於月中取紅葉相視乃曰事豈
偶然冰開宴慶之曰二人可謝媒矣韓氏作詩

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牋今日却成鶯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今傳奇有流紅記

顧況志尚跡逸時宰柳渾招以好官况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

李鄴侯好尚仙道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事顧況師事之得服氣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鄴矣一見如故識待以殊禮及鄴侯卒况感其知作海

鴟詠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鳳借
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鳩奈爾何。遂為
權貴所疾貶饒州司戶。

顧况暮年一子名非熊長慶中登第初況喪子年
已七十况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旦暮
哭成血聲逐斷猿悲跡隨飛鳥滅老人已七十
不作多時別每吟此句輒長號而絕已而妾復
生一子命名非熊四五歲卽能自念此詩况問

其故曰吾卽亡兒也每於冥司聞念此詩心殊
不忍故哀叩冥司仍爲父兒耳

李源

澄之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李源善一日相率遊
峨眉源欲自荊州遡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
以父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荆
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鑿而汲澤望而泣
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

孕三稔矣。遲吾為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卽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

不憇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
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烟棹上瞿
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秦系

字公緒會稽人有詩名于天寶間後隱南安九日山自號東海翁客南安人號

其峯為高士舉

秦公緒與劉長卿善時以詩酬唱權德輿曰長卿
自以為五言長城秦處士用偏師攻之雖老益
壯系嘗呈韋蘇州云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

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
韋答系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滿牀頭
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蓋以五言
得名义矣

秦系家刻山向盈一紀大曆中人或以其文闇於
留守薛公無何奏系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以疾
辭免因將命者獻詩云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
行歌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今遣脫荷

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
賢客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元載

字公輔。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為脣以金璧。設繁綃帳。凝冬風

不入盛夏

自清涼有紫龍髯。拂色如闌櫳。

刻水晶為柄。置於室中夜則皎然。不敢入

拂之有聲。雞犬無不驚起。

大曆末賜自盡。

藉其家鍾乳五萬斤。黃金五累駝胡椒八

百解載謁主官乞快。或主者曰相

公今日受些汚泥。不怪也。乃脫穠襟塞其口而終。

主忠嗣鎮北京。以女韞秀歸元載。歲久見輕韞秀。勸之遊學。元乃遊秦。為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

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韞秀請偕行賦詩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別離淚携手入西秦。

元載到京屢陳時務合旨擢拜中書韞秀寄諸姨妹詩曰相閨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耻見蘇秦富貴時。元肅代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復為一篇以喻之曰楚夢燕歌動高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客知

道浮雲不久長。

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
金重寶趙超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為
一相難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別是時京
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者賢

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為姬處以金線帳却塵襟衣
以龍銷衣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
此服也惟賈至楊炎雅與載善時得見其歌舞

至贈詩曰舞怯珠衣重。笑凝桃臉。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之略。曰雪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王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大曆九年春元載早入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告欲載讀載云候至中書當為看此人言若不能讀請自誦誦畢不見詩曰城南路長無宿處。狄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作窠空。

屋無人却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云

元被上

令王氏入宮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為長信照陽之事死亦幸矣京兆笞

竟

楊綰

字公權華州人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不好立名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炳曲聞者歎服

袁德師

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歸謂坐客曰其不忍與請諸公食俛首久之高即

不草廬
杞制者

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張志和

字子同。自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門

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肅宗嘗賜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婦一名漁童一名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志和

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
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

張志和謁顏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
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嘗撰漁父
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
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云釣臺漁父禍
為來兩兩三三艤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
浪不曾憂又云雪溪灣裏釣漁翁艤舡為家西
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嘆窮又云松

缸蟹舍主人歡。菰飯葦羹亦共食。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掘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陸鴻漸嘗問張志和孰為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並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陸羽

竟陵僧於水邊得嬰兒。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漸卦。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

儀乃姓陸氏名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與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隱苕溪自稱莘莘翁或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卽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於江湖稱竟陵子在隴西幕府自號東園先生

陸鴻漸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作寄情歌云不羨
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
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

熊著黃坡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
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又

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
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擎
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湖通狎勝流
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始染

鴻漸怒以鐵繩縛奴投火中嘗著茶經三卷後鬻茶之家祀為茶神儀真李秀卿至維揚逢鴻漸命一卒入江取南泠水及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泠岸者乎既而傾水及手陸

又以杓揚之曰此似南塗矣使者蹶然曰某自
一代時何子全言前輩威駿逸者為馬癖泥貢索
者為錢癖耽於子息者為譽兒癖耽於褒貶者
為左傳癖此叟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揚粹
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
上者宜追目陸氏為甘草癖沙門福全熊注湯
幻茶成一句詩泛乎湯面並點四蔬共一絕句
檀越日造門求龍湯戲全自詠曰生成蓋裏水
丹青巧畫工夫不成却笑當時陸鴻漸煎茶
羸得好名聲

僧皎然

姓謝氏字清虛靈遲十世孫也居吳興杼山顏真卿為刺史集文士撰韻

海皎然預焉同時會稽靈微姓湯氏字登源皎然萬之包佶李紳以是上人之名由

二公
而題

皎然與李夢顏真卿張薦諸人戲聯樂語李夢倡
云苦河旣濟真僧喜顏真卿云新知滿座笑相
視皎然云成客歸來見妻子張薦云學生放假
偷向市又戲聯醉語劉伶白云逢糟遇麵便酩
酊顏真卿云覆車墮馬皆不醒皎然云倒著接
羅髮垂領燕羽云狂心亂語無人益又戲聯嘵
語李夢云枯鉢舐指不知休顏真卿云欲炎侍

立涎交流皎然云過屠大嚼肯知羞。張薦云倉
店門外強淹留。又戲聯滑語顏真卿云雨裏下。
山踏榆皮皎然云莓苔石橋步難移。劉伶白云
蕪夷醬醋喫煮葵。李寧云縫靴蠟線油塗錐。李
益云急逢龍背須且騎。

皎然又嘗與諸人聯遠意句一人云家在炎洲往
朔方。一人云豈知子聞望瀟湘。一人云曾經隴
底復遼陽。皎然云更應東去採扶桑。一人云查

客三年路未央。一人云燭龍之地無日光。皎然
云將遊莽蒼窮大荒。一人云車轍馬迹逐周王。
聯暗意句一人云斜風飄雨三十夜。一人云鄰
女餘光不相借。皎然云跡滅塵生古人畫。一人
云洞房重扉無隙罅。一人云燭滅更深月西謝。
聯恨意句一人云同心同縣不相見。一人云獨
採蘿蕪詠團扇。皎然云莫聽東鄰鵝霜練。一人
云遠憶征人淚如霰。一人云長信空階春草遍。

一人云明妃初別昭德殿

皎然志行高潔答女冠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識

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

季蘭名格五六

歲時其父抱於庭中作詩詠焉云經時未架
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必失行婦也竟如其言

靈徹與劉夢得友善夢得送僧仲端東遊末句呈
徹云一旦楊眉望沃州自言王謝許同遊憑將
雜意三千首寄與江南湯惠休

元和中韋丹帥江西有政績與東林靈徹為忘形
之契丹嘗為思歸絕句寄徹云王事紛紛無暇
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
前必共聞徹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
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

杭州靈隱寺僧道標經行尤練詩章時與清晝
靈徹酬唱遞作笙簧故入謡曰雪之晝能清秀

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皎然一日嘗於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章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工見授而猥希光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皎然大服其鑒裁之精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七終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劉長卿

字文房終隨州刺史每題詩不言其姓但長卿而已皇甫湜云詩未有劉

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為老矣

語未有駱

賓王一

字已焉宋玉為眾人矣

其名重如

此

劉長卿與皇甫曾友善曾過長卿碧澗別業詩云
謝客開山後郊隣非去去通江湖十年別袁老一

樽同反照寒川滿平凹暮雪空滄洲。自有趣。不復泣。途窮長鄉和云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村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為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為四音。盧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

劉隨州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
雍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文冠李季蘭與諸賢會集烏程開元寺知劉長卿
有陰重疾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
欣有托舉坐大笑以為美談

李穆劉長卿之壻也詩寄劉云處處雲山無盡時
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
行自遲時劉在新安郡荅詩云孤舟相訪至天

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掃柴門迎客遠。青苔黃葉滿貧家。

韋應物

逍遙公之後少以三衛郎事玄宗嘉
縱不羈後辟節讀書終蘇州刺史

建中初常應物刺滁州題西澗詩云獨憐幽草澗
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

無人舟自橫

宋王榮老嘗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

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以玉塵尾端石硯等
物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有黃鸝直草書扇頭題韋此詩公取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
照如雨鏡對展南風徐來一飄而齊

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為和州牧頗不得志
夜泊靈璧驛舟中忽聞笛聲嗟嘆良久韋公洞
曉音律謂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墓所吹者
遂召其人問之乃李墓外孫許雲封也雲封曰
某任城人天寶初東封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
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
公方坐旗亭命酒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
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成寶外

祖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樹下人是木子木子
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莫字也好是女子女
子外孫也語及印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烟霽
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莫外生
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縗十齡頗知音律外祖
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撫皆賞歎值梨園法部
置小部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貴妃誕辰上命
小部樂長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造荔枝因以

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祿山
叛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矣韋公
曰我乳母之子嘗於天寶中受笛舊吹之笛卽
李君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撫而觀之曰信是
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公曰竹生雲夢
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
七月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
音浮浮者外澤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

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鑒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騁然中裂韋公驚嘆义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鵑漸宴二妓侑觴韋醉吟一絕云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及退宿驛亭醒

見二妓在側懶問之乃對曰郎中席上賦詩司空因令侍寢復問能記詩否一妓誦之韋大笑

或以爲劉禹錫事

錢起

字仲文與郎士元俱以詩名士林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况公卿出牧奉使

二人無詩祖

行衆以爲耻

錢起夜宿驛舍聞窗外有誦聲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怪之至天寶十載就舉座主李暉試湘靈鼓瑟詩遂賦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

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懷金石。清音
發杳冥。蒼梧來暮怨。白芷動芳馨。流冰傳湘曲。

悲風過洞庭。至落句。意義不屬。忽憶所聞。驛舍
二句以結之。試官李暉曰。神句也。遂中首選。

李端

趙州人。李嘉祐之子。

李端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
大曆十才子。郭尚父少子曇。尚父代宗昇平公主。
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暖門。

下每宴集賦詩公主憐而觀之端中宴詩成曰
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鬪雞
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薰香荀令偏憐少傅
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遙指鳳
凰樓主大喜命以百繢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
有才此篇乃其宿構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
為韻端卽裂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
如鈎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

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姬花鉢今朝都
尉如相許願脫長裙學少年錢起等咸稱其妙
絕暖出金馬名帛為贈

韓翃字君平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李姓者每將妓柳氏至其
居必邀韓同飲既久愈狎柳每以隙壁窺韓所
往來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所與遊皆名人是
必不久貧賤李深領之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

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
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未幾成名從
辟淄青置之都下連三歲不果遇寄詩曰章臺
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
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
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歸來不堪
折後果為番將沙吒利所劫刦會入中書道逢
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刦不樂具

告之有虞侯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卽訴取得之
以授韓時沙吒利寵殊等憚懼禍訴於侯希逸
希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歸栩

韓君平後為夷門幕屬時已遲暮殊不得意多辭
疾在家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
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愕然曰誤矣客就
座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
又請之曰與韓翊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

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青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不誤矣

德宗西幸有神智馳如意驅二馬謂之功臣一日有進瑞鞭者上曰朕有二駿今得此可謂三絕因岑韓翃觀調馬詩云駕鷔赭目齒新齊曉日花間放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

嘶。

李益

字君虞世稱李十郎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每夜散灰扃戶

時謂
姑癮

李君虞以禮部尚書致士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李君虞長於歌詩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圖障其歌曰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李君虞嘗為幽州劉濟營田副使獻詩云草綠古燕州鶯聲引獨遊鴈歸天止畔春晝海西頭向日花偏落馳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時以為怨望左遷右庶子年且老門人趙宗

儒自宰相罷免年七十餘益曰此吾為東府所選進士也聞者憐之

閻濟美

大曆中閻濟美下第將出闈獻座主張謂詩六韻曰蹇謁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曜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沉盡東堂禮樂宣轉令游藝士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謂覽之間失第之因乃曰所

授六韻必展後效明年濟美自江東繼薦就試
東都謂後主文雜文已過繼欲帖經濟美辭以
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續帖遂命天律
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
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既而日勢已晚
詩未就謂曰據見在將來一覽稱賞遂唱過盧
景莊謂曰前人下試蜡日祈天宗賦以魯丘對
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駟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

曰天寒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
重送納既而索舊卷則駟字上朱點在馬易卷
之意蓋有在也

竇叔向

字遺直常袞為相用為左拾遺諸子常平群庠輩皆有詩名號竇氏五龍

為聯珠集義取兄弟若五星然

竇叔向謝寒食賜恩火云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
春電影隨中使星輝拂路人幸因榆柳煖一照
草茅貧又謝端午日恩賜百索云仙官長命縷。

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龍見。恩深大馬知。餘生儻可續。終冀荅明時。

竇常任武陵寒食日。次松滋渡。先寄劉員外云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帆船江轉數程淹。驛騎楚曾三。戶少人烟看春又。遇清明節笑老重經癸巳年。幸得佳山當郡舍。在朝常詠卜居篇。

竇群初為處士隱。毘陵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

不報至夏卿尹京復薦方拜拾遺御史群初入
諫司喜家室至賦詩曰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
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
行。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飼竇文場文場以進德
宗德宗未嘗見怪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懼進宅
為奉誠園竇年在其地聞笛賦詩云曾絕朱纓
吐錦茵欲披荒草訪遺塵秋風忽灑西園淚滿

目山陽笛裏人

上陽宮在東都洛城外武后嘗居之寶庫為東都
判官時賦詩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勾陳處
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寶翠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書齋
壁上掛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寶
韜

寶翠悼妓東東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

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冷朝陽

錢起韓翃同時人有詩名

潞州節度薛嵩有青衣善彈阮咸琴手紋隱起如紅線因以名之一日辭去冷朝陽為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竟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東流

戎昱

京兆尹李鑒欲以女妻之令改姓昱辭焉

戎昱守零陵妓籍中有善歌者襄帥于公頓遽索

之是乃遣行比至令歌乃呈送妓詞也其詞曰
寶鉢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
襄王夢莫向瑤臺夢使君于公曰大丈夫不能
立功業為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已之娛
遂贈以帛送歸零陵鄭太穆為金州刺史日致
書于司空頓且曰分千樹
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
澤于公覽書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
或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崔郊秀才者
寓居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然無何與姑婢
通其婢端麗饒音伎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
于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

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
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贈詩曰公子
王孫逐後塵綠珠齊柳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
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于
公觀詩令召崔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
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
一小哉何惜一書不早
相示遂命婢同歸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郡刺史郡有妓美而善歌
公召置籍中昱作詩以遺之曰好去春風湖上
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潭相識欲別頻
啼四五聲妓旣徃首唱是詞韓公曰使君於汝

寄情乎對曰然贈百縑而遣之歸

憲宗朝北狄頻寇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
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一士子能為詩而姓
名稍僻是誰宰相對以包子虛冷朝陽皆非也
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
舉世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
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
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戎星詩也帝悅因

又誦其詠史一篇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
移歸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
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誦畢笑曰魏絳之
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論

韋臯有胡僧見之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
今降生將為蜀門帥且造蜀人之福聿
氏異其言因
以武侯字之

韋臯少遊江夏止姜使君館有小青衣曰玉簾纔
十許歲常令侍臯年稍長乃與韋狎臯後告別

與約後會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寄情云黃雀
卻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
至。為違相思夢入秦。逾八年不至玉簫嘆曰韋
家郎不來矣持環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
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
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
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韋聞之悽歎
時祖山人有少翁之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

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贈佛之力旬日
便當託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後
韋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遷中書令同平章事
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
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中指有內環
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云

韋臯鎮蜀嘗訓鷄鵝念佛鷄鵝斃以桑門故事茶
昆之得舍利為塔臯自為記略曰元精以五行

授萬類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人文以
若時效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
念留真骨千已斃者因歎息义之

陸暢

字達夫吳郡人韋皋雅所厚禮韓愈有送暢序

陸暢初為江西王仲舒從事拂衣去後登蘭省遇
雲陽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為儕相詩皆頃刻而
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綈鬢瓊室流光更綴珠
玉漏報來過夜半可堪潘岳立踟蹰詠行帳曰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簪強遮天上。
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陸暢又承詔作催粧五言曰雲陽公主貴出嫁五
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怜賜花。催鋪百子帳。待
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其
吳音捷才以詩朝之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
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
宮。或宋若蘭曰姊妹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尚朝。偶逢秦

女學吹蕭須教翡翠聞。主母不奈烏鵲噪。鵠橋詩成傳播內外。六官大咍別賜官錦榜伽鋗唾。
孟冬一

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以美韋皋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皋大喜贈羅八百尺。皋薨朝廷欲繩其旣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欲据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兵器定秦者。

竟山堂外編卷二十一

十七

陸暢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裸豆暢輒沃水服之
或曰君為貴門女簪纓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
法俾予食辣楚殆不可過

朱滔

朱滔拮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
子容止可觀進趨純雅滔問曰所業者何曰學
為詩曰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

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憤從鴛被暖怯向
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清枕檻試留青黛着
四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鬱荆欽世
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
歸時底不歸脂遺以束帛放歸

李錡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
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

拆直須拆莫待無花空
拆枝後沒入官叉之放
歸